

風 暱 話 古 集

王汉伦等著



感 慨 話 当 年

王汉伦等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62·北京

內容說明

· 本书选輯了我国早期电影从业人員的回忆文章十七篇。作者从編剧、导演、演員、摄影、美工等各个不同的角度，介紹了我国早期拍摄电影的一些情况。通过这些文章，可以看到中国早期的电影事业，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下的一些曲折发展的过程，以及从业人員痛苦辛酸的遭遇。有些文章的作者，今天还繼續在人民电影崗位上工作，他們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下，追怀前尘，对比今昔，不禁感慨万端！这些文章，对于了解和研究我国电影历史有参考价值，对于今天电影界的年青一代，也有其一定的教育意义。

电影回忆录丛刊
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电影史研究室編

*
感 慨 話 当 年
王汉倫 等著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單舍飯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字第089号

北 京 印 刷 厂 印 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850×1160公厘 $\frac{1}{32}$ · 印张3 $\frac{9}{16}$ · 挥頁4 · 丁數 88,000

1962年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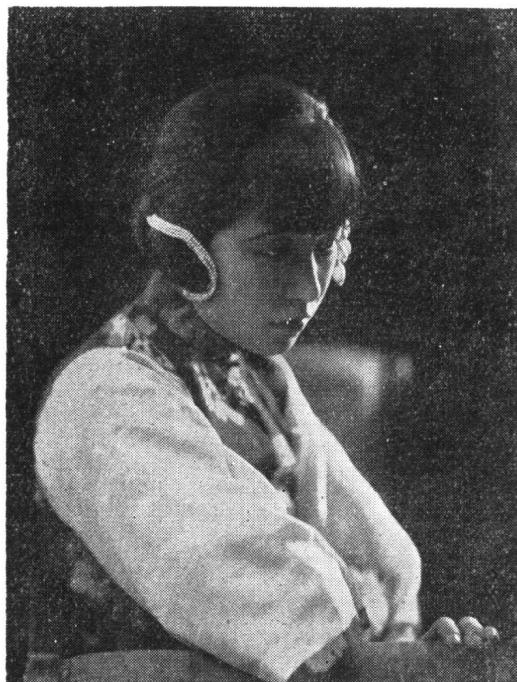
196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8061·984 印数：1—7,5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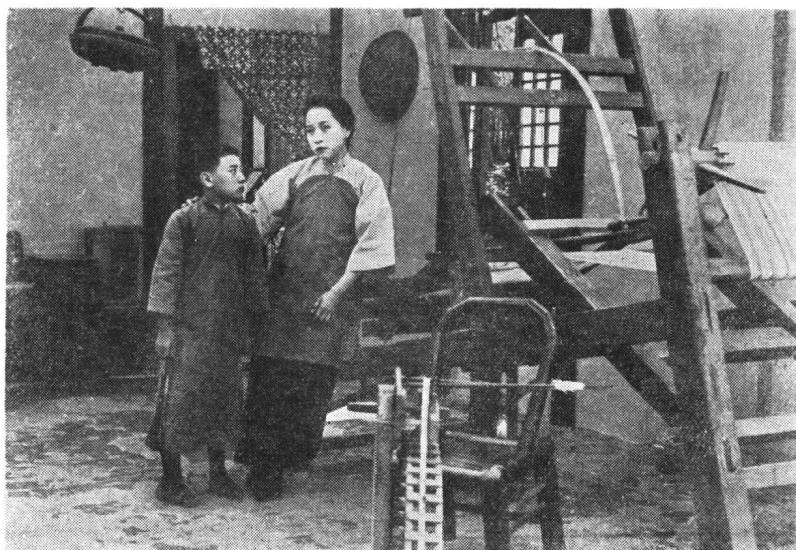
定价：0.60元

一、亚西亚影戏公司全体人员合影（19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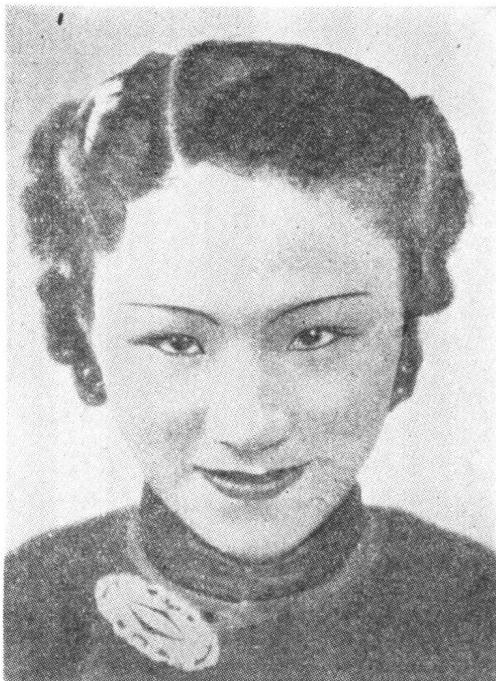




二、王汉倫
(1925年攝)



三、王汉倫在影片《孤儿救祖記》中(右)
(明星影片公司1923年出品)



四、宣景琳
(1935年摄)



五、宣景琳在影片《姊妹花》中(左)
(明星影片公司1934年出品)



六、范雪朋
(1932年摄)



七、范雪朋在影片《母亲》中
(天一影片公司1935年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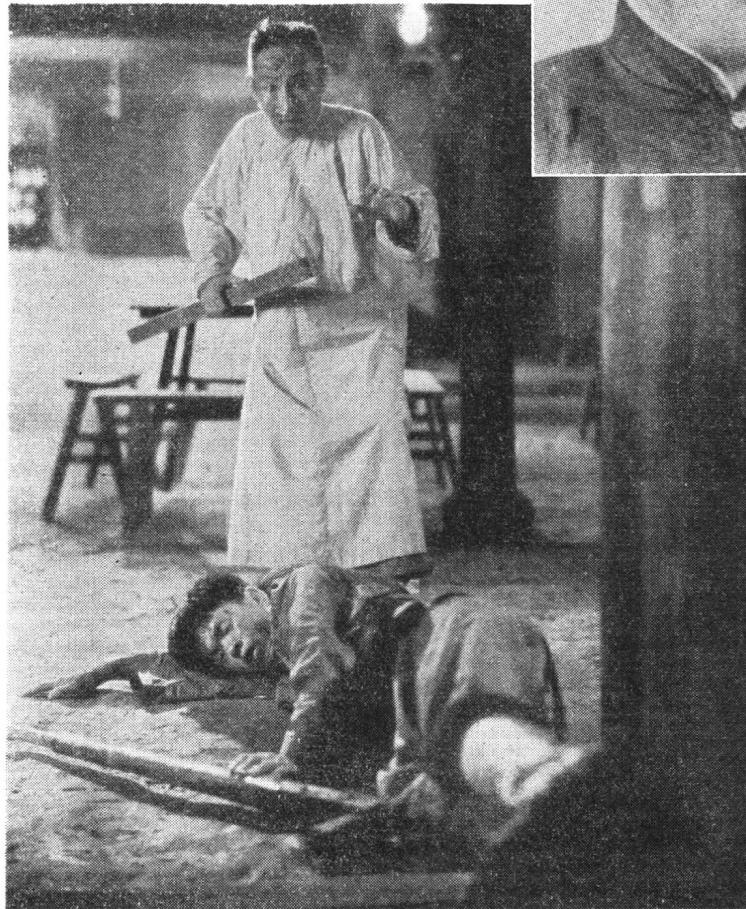


八、黃耐霜
(1934年攝)



九、黃耐霜在影片《夢里乾坤》中(左)
(明星影片公司1937年出品)

十、洪 警 鈴
(1934年撮)



十一、洪警鈴在影片『狼山喋血記』中(中立者)
(联华影业公司1936年出品)

目 次

亚細亞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	錢化佛 (1)
忆商务印书館电影部	楊小仲 (7)
我拍摄《紅粉骷髏》的经过	管海峰 (19)
从《海誓》談到上海影戏公司	郑逸梅 (23)
紀錄片《五·卅沪潮》拍摄经过	徐碧波 (29)
中国有声电影的开端	徐碧波 (32)
影坛生涯	洪警鈴 (42)
我的从影经过	王汉倫 (50)
我的銀幕生活	宣景琳 (60)
說不完党的恩情	宣景琳 (67)
我的銀幕生活的回忆	范雪朋 (71)
感謝党和人民給我的培养和教育	范雪朋 (81)
銀幕生活忆語	黃耐霜 (85)
我从事过电影美术設計工作	张聿光 (92)
感慨話当年	陈祥兴 (94)
三只口袋，三种鈔票	財金彪 (103)
从“永义会”談到电影业工人的斗争	陆龙保 (107)
編后記	(111)

亚細亞影戏公司的成立始末

錢化佛

談到亞細亞影戏公司，我是比較熟悉的，因为該公司所摄制的影片，差不多我都参加表演，作为剧中人之一，这里就把我所知道的作一概述吧。

主办該公司的是美国人依什尔，此外尚有一个中国通的英国人^①，也是主脑人物。这个英国人不知叫什么名字，大家都称呼他为“黃毛”，这样叫慣了，“黃毛”就成为他的名字。

开办該公司，資本三万美元，地点在上海香港路五号洋房內。当时只在空地上垫高一尺多，鋪着地板，上面用白布篷幔遮盖，便算是摄影場。

至于基本演員是哪里来的？那就先得介紹民鳴社。民鳴社最初是由张石川、郑正秋、李怀霜等组织的票房，附設图画剧报社。熊松泉、沈泊尘、錢病鶴等，都是担任图画工作的。这样办了相当时期，参加票房的人日益增多，呈現着蓬勃气象。那时便由张石川、郑正秋发起用民鳴社名义表演新剧，演員有丁楚鶴、楊潤身、馬清风、王病僧、陆子青、王惜花、张双宜、郭咏馥、胡恨生、許瘦梅和我共十多人，由錢病鶴繪布景，顾老大司幕，卖座很不差，成为很有声誉的新剧团。

这时依什尔和“黃毛”住在三馬路江西路口的客利飯店。那饭店是五层楼的洋房，为著名的西式旅館。依什尔想投資从事拍摄中国电影，正苦沒有中国演員，恰巧张石川的母舅经潤三，在

① 据张石川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的回忆，二人均系美国人，一名依什尔，一名薩弗。

外国人所办的保险公司当买办。他是常在客利饭店包房间的，又懂得几句外国语，况依什尔那儿又有位翻译员杜俊初，双方谈谈没有什么隔膜的，日子较久，他和依什尔、“黄毛”搞得很熟，依什尔很信任他，和他谈到拍摄中国电影需要中国演员，他就竭力推荐张石川、郑正秋可以把民鸣社的全部演员请来担任电影角色，依什尔听了很高兴。经润三邀张石川、郑正秋来商洽，张、郑也喜出望外。原来演戏在晚上，拍摄电影在昼间，时间毫不抵触，演员们借此又可增加些收入。在张、郑方面向依什尔订合同，把演员薪金提高，他们从中支配，不但拍摄电影的代价由依什尔负担，连晚间民鸣社演戏的包银都划在这一笔账上，于是晚上演戏的收入，大都是他们私囊中物了。因为民鸣社演员的包银，是低得可怜的，每人每月大约三四十元，那时我取得独多，但连拍摄电影在内，月薪也只七十五元。象这样的数字，划在依什尔一笔账上，当然是无所谓。

合同订好了，一切都是现成的，便在民国2年（1913年）的秋天开始拍摄，规定每天早晨七时起化装，九时拍摄，化装只有脂粉，没有其他东西。所有道具服装，完全由民鸣社搬来应用，以省开支。导演由张石川担任，编剧由郑正秋担任，钱病鹤负责绘图。布景简陋极了，墙壁当然是木板搭的，壁上的衣钩咧，自鸣钟咧，都是画出来的，甚至有些新式几椅，租价太大，便托纸扎店扎束。外景十九在郊区一带拍摄，所费也不多。片是无声的，也没有字幕，一个剧本，四五天便成，摄成了便由小戏院放映，每票一角，因通俗故，生意甚好。而主要的放映地点，都是南洋群岛，大都是映给华侨看的，在这方面获得大宗收入。

为了业务的发展，便开动脑筋，想借用新舞台原班人马来演电影^①。这时新舞台在十六铺外滩里马路，是新型的舞台，除演京剧外，也演时装的新剧，如《龙华寺》、《黄勋伯》、《女君子》、

^① 据郑正秋在《自我导演以来》一文的回忆，想利用新舞台原班人马来拍摄《黑籍冤魂》，是在摄制《难夫难妻》以前，此处时间顺序恐有误。

《潘烈士投海》、《黑籍冤魂》等。尤其《黑籍冤魂》最能卖座，就拟把《黑籍冤魂》搬上银幕，和新舞台商谈，好在郑正秋和新舞台是有相当渊源的。原来郑正秋在民立报上写“丽丽所剧谈”，表面上是一般性谈剧，实际为新舞台张目，新舞台月致六十元作为酬报，所以关系是很密切的。这次拍电影，便和新舞台的代表人夏月珊一谈，夏月珊把演员工资、道具、布景以及一切开支计算在内，索价三万元。这庞大的数字，依什尔当然要从长考虑，后来他才想到这个剧本是描写吸食鸦片倾家荡产，这和西人贩运鸦片大有抵触，也就把这件事作罢了。

演员都是男的，没有一个女性，演女角色都是由男演员扮演的。我是专任丑角的，丁楚鹤也是丑角，他后来做独角戏，改名丁怪怪，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因环境恶劣，自杀而死。杨润身是四十多岁的大胖子，官派十足，善饰旧官僚。马清风是回教徒，二十多岁，很是英俊。王病僧本任化装，为乔装的女角梳头，演员有时不够支配，就拉他凑一角，他演戏接近胡闹，没有表情。陆子清三十多岁，面目清秀，有些书卷气，现尚生存。王惜花的父亲在城内开古董店的，所以生活很过得去，面目较好，专演閨门旦。张双宜是演泼旦的，郭咏馥吴县人，常饰丑婆子。胡恨生娇小玲珑，饰小姑娘。许瘦梅本是中医，有文才，能编写，状貌庄严，演正人君子。

亚细亚影戏公司第一部拍摄的是《难夫难妻》，这是郑正秋编写的。正秋是潮州人，他就把潮俗的封建买卖婚姻，作一无情的揭露；从媒人的撮合起，经过种种繁文缛节，到把面不相识的一对男女送入洞房为止，对旧婚姻的不合理，是不遗余力加以抨击的。

第二部是《活无常》，我饰无常鬼，先向货器铺租了一袭孝子所穿的麻衣麻鞋以及哭丧棒等，又制一顶巍巍的纸冠，上写“一见生财”四个字，又向日本玩具店购一纸制的灵蛇，在口内一吹，蛇身伸展尺许，以代无常鬼的吐舌。情节是这样的：某村

中一无賴，穷极无聊，很想找些意外收入。他探听得邻近人家新婚，某天，新娘乘着轎子回娘家，戴着金珠首飾，娘家距离某村十多里，必須经过一荒僻地方，那儿芦葦丛茂，很少行人，那无賴便装扮无常鬼躲在芦葦深处，新娘的轎子经过那儿，刚好刮着大风，芦葦忽起忽伏，搖曳不定（原来在拍摄时，把席子猛烈地搊动着，震荡空气，自然成风，技巧是很笨拙的）。等到新娘轎子到来，那无常鬼踊跳而出，抬轎的吓得魂不附体，抛了轎子就跑。新娘看見抬轎的跑掉，只剩她孤零零的一个，也吓得丢了轎子逃走。惶急之际，一再傾跌，无常鬼追随在后面，新娘把金鐲乱抛，无常鬼急于拾取，也跌了一跤。新娘既脱离了危险，即报告警察局，警察局方面研究了一回，认为这一带从沒有鬼，鬼也不要黃金，要黃金的鬼不是真鬼，而是人为的伪鬼。便派了警察多名前往捉拿，岂知扮无常鬼的无賴，得了金鐲，早已悄然回家。过了一天，无賴把金鐲向当鋪押錢，才被破案。那无常鬼就是我飾的，在十六鋪拍摄外景，不料那天忽然临时戒严，交通絕断，我这时化了装，成为怪样子，因戒严的缘故，弄得进退两难，人們围着来看，我窘得不得了，恨无地洞可钻。今天回想，犹觉可笑哩。

第三部是《五福臨門》，那是为揭发所謂“仙人跳”的黑暗現象而摄制的。原来福宁寺的和尚不守清規，常喜勾搭良家妇女，有恶棍王老三者，托言出門，他的老婆遂暗招寺里和尚前来幽会。和尚来了五个，正在得趣，王老三忽然返家，五个和尚，有胖的，有瘦的，有高的，有矮的，都躲在一只大木箱中，挤得透不过气来，結果被王老三发觉，一个个的被拖出来，一副怪嘴臉，兀是引人发笑。这五个和尚就是我和丁楚鶴、馬清风、楊潤身、王病僧扮演的。王老三由陆子清飾，他的老婆由胡恨生飾。摄外景是在浦东，恰巧某富商出喪，仪仗很盛，也招着一班和尚作为点綴。浦东的街道是很窄隘的，他們的出喪队伍过来，把我們的摄影队伍冲散了，于是真和尚和假和尚混淆莫辨，美国摄影师他不管真

的假的，一齐摄入镜头。

第四部是《二百五游城隍庙》。这二百五主角由丁楚鹤担任，无非制造许多笑料而已，谈不到什么意义和艺术价值。我没有参加。

第五部是《一夜不安》，也是滑稽取笑的短片。夫妻两人同睡一床，因日间工作疲劳，所以一倒头两人便酣然熟睡。不料一个虫忽然爬到男的鼻梁上，男的把鼻一牵动，虫已爬到眉目间，眉目又挤动着，那个虫简直把人的五官作为五大洲作大旅行，扰得他睡眠不宁，他的老婆也间接受到影响。原来这虫是通草做的，由人在上面用根黑线控制着，仿佛傀儡戏般，这根黑线摄入片中是看不出的。男主角由我担任，老婆由郭咏馥担任。该片计划很早，可是摄制较迟，因这戏注重面部表情，都是用特写镜头拍摄，我花了三个月的功夫，每天对着镜子，作五官的基本练习，夸张，应合神态，获得相当的成就，为我后来参加京剧，专任丑角打好基础。

第六部《杀子报》，情节完全根据京剧，我当时反对拍这种戏，认为残忍惨酷，看了使人不快。但是没有反对掉，主角是张双宜，我不参加。

第七部《店伙失票》，主角是马清风。店伙是个财迷，他买了一张发财票，觉得安置在什么地方都不妥当，结果把票用浆糊粘在门背后，后来这张票儿的号数恰巧中奖，一时揭又揭不下来，没办法，就捐了门到彩票店去领取奖金，但是彩票店不负责，弄得那财迷的店伙没有主意，非常尴尬，也是引人发笑而已。

第八部《脚踏车闯祸》，马清风主演。脚踏车驾驶不慎，闯进小菜场，撞翻许多摊头，弄得一塌胡涂，被西人抓进巡捕房，罚金了事。

第九部《打城隍》，这是演孟姜女故事。官方要征万喜良去筑万里长城，万喜良惶急无所措，便躲匿神龕下。恰巧公差因上官限急，不能交差，来城隍神前禱祝，请城隍神暗暗帮助，在三

天內捉到万喜良，否則神靈徒具形式，沒有实用，莫怪动手搗毀。躲在神龕下的万喜良吓得索索发抖，公差觉得神龕震动，便前后查察，結果把万喜良抓去，送往官府。

第十部①《瞎子捉奸》，正要拍摄，而欧战发生，胶片断絕，沒有拍成。其他尚有若干部，計劃都成了泡影。总之这許多戏，都是很幼稚的短片。可是这时观众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滑稽可笑，便受欢迎。每場映出，較长的映两部，較短的映四部，有时湊些风景片在內，如城隍庙九曲桥、靜安寺、龙华寺、跑馬厅等等。开映时放映机軋軋作声，坐得近的，座位都震动，这样的拙陋，和今日相比真有天淵之別哩。（郑逸梅記錄整理）

（原載《中国电影》1956年創刊号）

① 亚細亞影戏公司共摄制了十部短故事片，《瞎子捉奸》是第十一部，未摄成，此文漏列了《貪官榮归》一片。

忆商务印书館电影部

楊小仲

商务印书館是我国最早经营出版书籍和印刷业的巨擘，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历史。当我国电影事业萌芽时期，商务印书館在这方面也起了些推动作用，甚至可以說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該館自从1917年間在印刷所照相部附設了活动影戏部，继改为电影部，至1926年初改組为国光影片公司，1928年初結束停办，这十多年中，我有过半的时间参加活动，頗有一記的价值，以供关心我国电影史的同志作参考；惟因年代久远，缺乏引证文件，仅凭記憶所及，人名时日，或有錯誤，希知者不吝指正。

1917年的秋天，商务印书館由于該館交际科长謝宾来的介紹‘向一个美国人购买了一批拍摄电影器材，于是在該館印刷所照相部隶属之下成立了活动影戏部，开始拍摄了一些新聞紀錄片、古迹風景片和一些文明新戏式的短故事片。1919年底、1920年初，美国环球影片公司来沪拍摄連集长片《金蓮花》中的一部分在中国的外景，該館給予帮助，并将照相部設備供与使用。該摄影队返国时，即將带来的炭精灯和一些摄影器材售与商务印书館，活动影戏部乃得到进一步的扩充，改名为电影部，直接由印刷所管理，于1923年开始拍摄大型故事片。至1926年，由該館分出改組为国光影片公司。以上经过，在《中国电影》創刊号程季华同志所作《中国电影萌芽时期簡述》一文中已有闡述。現在就該电影部内部情形和出品概况，作一比較詳明介紹。

該館活动影戏部成立之初，就請了一位編輯基督教教会报刊的陈春生主事其事。商务印书館的发起人如夏粹芳、高凤池、鮑